

校友通讯

SFLS ER



纪念黄山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

2019年3月20日上午，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上外附中）在奉贤滨海古园英烈苑内举行66届校友陶华、李笑牛、林晓薇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祭扫活动。出席本次活动的有上外附中党总支副书记韩怡、学生发展中心主任陆敏老师、团委书记阎莹老师及李笑牛烈士亲属，烈士在校时班主任老师和烈士生前的同学代表、在校学生代表五十余人。



图1 上海奉贤滨海古园英烈苑内的黄山十一烈士群像。

图2 李笑牛烈士家属（前排左起）妹妹李曼红、弟弟李东、姐姐李丹阳向烈士墓默哀。

图3 在校学生代表向三烈士敬献花篮。

图4 三烈士生前班主任孙盘兴老师（左）孙国富老师（右）向烈士献花。

图5 校友会副会长朱榄叶主持扫墓仪式。图6 图7 烈士生前同窗好友萧玲玲、王寅朗读祭文。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常务副校长杜越华在“黄山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发言

各位尊敬的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下午好！

五十年前的7月5日，原本平静宁和的黄山茶林场，被一夜狂风暴雨侵扰，随之而来的则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山洪暴发与茶园塌方。当时正在茶林场上山下乡劳动学习的我校66届校友陶华、李笑牛和林晓薇在跟随副指导员前往抢救国家财产的过程中不幸牺牲。年轻的生命在1969年的夏天戛然而止。

时光如白驹过隙，五十载风雨岁月匆匆而过。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逝去的陶华、李笑牛、林晓薇校友，赞颂她们在艰苦环境中的责任与坚守，敬仰她们在面临抉择时的勇气与担当。

如今的我们，处于一个科技进步、社会和谐、文化多元、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坦白说，我们的学生被呵护得很好。大家不用去经历煤油灯下深夜苦读的不易，更不用去经历上山下乡的严酷考验——相较于五十年前，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及相对富足的物质环境为我们的前行提供了更多助力与可能。然而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年人的精神应该是不能变的，那份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挑战来临时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和担当是不能改变的，正如当年我们的校友、前辈们所身体力行的那样。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正义、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未来的发展就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

当然，个体的强大不是天生使然，也并非独自练就，而是必须经历一长段乃至一生的将自我浸润在与他人、与世界的互动中方能完成的人生磨练。这就需要我们的青年人带着对世界的敬畏与好奇，怀揣将一切遭遇到的逆境视为成长代价的积极心态，设立自己未来发展的志向，并在此基础上乐观向上，努力进取，不断调整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缩短思想与行动的距离。用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出哪怕一点小小的改变。

有位哲人说：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通向未来的路不是找到的，而是走出来的。五十年前，我们亲爱的校友陶华、李笑牛、林晓薇以她们的青春、热情、勇敢与担当践行着她们作为青年人的铮铮誓言，也为她们后来的校友们引领出一条宽阔而值得自豪的人生道路。如今的我们又担负起了继续行在路上，不断开拓的重任，相信这个过程将不仅改变着前行在路上的自己，同时也将改变未来踏上这条道路的附中的莘莘学子——这就是“传承”！

附中的学生们，让我们传承先烈们的伟大精神，将“自强、至诚、志远”的校训牢记心间，无论今朝明夕，无论身处何方，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最后，谨代表上外附中全体师生员工，再次向我们尊敬的校友——“黄山三烈士”陶华、李笑牛、林晓薇表示深切的缅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校友通讯

xiao you tong xun



2019年第1期

总第4期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主办单位：

上海外国语学校校友会

编委会

主任：崔振嘉

副主任：郑坚敏 赵丙申

编委：朱榄叶 陆忠前 张弘

沈忱 王文嘉

主编：薛万奉

副主编：穆兆左

执编：张康美

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一路295号

邮编：200083

电话：13621801930（赵老师）

13321851917（穆老师）

邮箱：sflsaa@126.com

MULU 目录

卷首语

JUAN SHOU YU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1

缅怀烈士

MIAN HUI LIE SHI

缅怀好友····· 3

怀念李笑牛····· 6

寄托哀思····· 8

整整五十年了····· 9

献给十九岁的你····· 10

青春颂····· 12

外事生涯

WAI SHI SHENG YA

责任与担当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 14

无愧岁月，不负芳华····· 17

校友风采

XIAO YOU FENG CAI

我在附中学会了独立自主地“没事找事”····· 20

闲话伦敦····· 22

红土地上的青春记忆····· 24

HEC学生会竞选的喜剧····· 26

上外附中新校景之一——黄山三烈士塑像·····封面

上海奉贤滨海古园英烈苑内十一烈士群像·····封底

纪念黄山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祭扫活动·····封2

黄山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仪式·····封3

今天是黄山三烈士牺牲50周年的纪念大会，也是我首次登上母校的讲台，来回忆和讲述50年前发生的那段令人肠断心碎的往事；来缅怀和祭奠我的同窗好友，以及在座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学生，好校友。她们是1966届英语1班的陶华同学，1966届法语班的李笑牛、林晓薇同学。

记得是1968年的秋天，我们上外附中一行6人上山下乡来到上海市黄山茶林场。黄山茶林场位于皖南山区的黄山脚下，原名安徽省国营黄山茶林场，隶属于安徽省公安厅，1965年10月由安徽省公安厅移交上海市管理，是年12月建立了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共有土地9.5万亩，其中茶园4180亩，职工6400余人，上海知青占90%以上。

我们到了黄山茶林场后，被分配在第四连队，四连的驻地是彩云山下，也称作彩云队。那是一个恬静的小山村，四面环山，层峦叠嶂，山坡上是层层茶园，山顶上是成片的竹子、油茶、马尾松和杉木。当时正值秋天，山上的植被色彩斑斓，红的、黄的、绿的，美丽极了。一条山泉从宿舍门前淌过，这是一条由三股山涧汇聚而成的泉水沟。平日里，清澈见底的泉水，汨汨地在碎石上流淌，我们日常做饭、洗衣，包括晨起后的洗漱，劳动时口渴了的饮水，都离不开这泉水，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溪水啊。

那时我和李笑牛、林晓薇、陶华一起，白天上山采茶叶、割茅草、背毛竹，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讨论感兴趣的问题；节假日，我们曾自备干粮，踏遍了彩云山的座座山峰，还一起饱览了黄山风景区的奇松怪石和云海日出，尽情地欣赏和享受着大自然的一切。那时，我们的劳动

是那么的欢快，我们的心情是那么的愉悦，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浪漫。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1969年的夏天，在我们上山下乡还不到一年的时候，黄山地区暴发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山洪，连日的暴雨侵袭了我们的山村和田园，无情的洪水夺走了我的同窗好友陶华、李笑牛、林晓薇等十一位队友年轻的生命。

记得是7月5日的那一天，清晨醒来，只听得窗外风雨交加，令城里来的我们兴奋不已，首先想到的一句话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是，当我们一踏出宿舍门，大家都惊呆了。不曾想，一夜的狂风暴雨，山上的茶园塌方了，通往食堂的小木桥冲垮了，静谧的小溪水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洪水，卷着上游的树木、山石以及塌方的泥土，奔腾而下，直扑而来。此刻，地势低洼的四连已被洪水围困。

连长、指导员立即带领我们大家在宿舍区用早先砍伐下来的杉木、马尾松以及石头筑起防洪墙，奋力阻挡洪水的冲击。

副指导员陆华、副连长林卫阳则率领一些队员去抢救河对岸食堂仓库里的粮食和化肥，陶华、李笑牛、林晓薇三位同学就在其中。由于山洪冲毁了小木桥，他们不得不跋山涉水，绕到公路上，再从公路绕回连队的仓库。

他们走的是一条横在半山腰的引水沟，一条用于灌溉稻田的引水沟。他们踏着泥泞的水沟，拨开密密的茅草和荆棘赶路，尽管手被茅草划破了，尽管一次次的摔倒了，他们擦擦血迹，爬起来继续前行。

当他们赶到公路桥边时，水已经齐膝盖深，根本看不清桥面的状况。



张康美
上外附中1966届
法语班校友。

缅怀好友



黄山茶林场俯瞰图

但他们仍然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毅然手挽手迎着急流涉水而行。不料，这座简易的公路桥实际是用一块预制板桥面直接架在公路的两头，洪水的冲击，早已将桥基冲得松动，就在他们踏上桥面的时候，桥板立刻90度竖立起来，他们当场落水，即刻被洪水吞没。

当场部的广播喇叭呼唤“四连有人落水了”，要求四连的连长、指导员速速赶到场部的消息传到队里时，全队的人都愕然了。随即便有噩耗传来，第一具尸体就在我们的下游连队三连被打捞起来了。听到此消息后，我悲痛至极，怎么也不敢相信，朝夕相处的好友，瞬间被洪水吞噬；刚才还在一起戏水玩耍的同学，忽然就不见了踪影。

当连长、指导员从场部返回队里后，立刻传达了场部的指示：全连撤出驻地，暂时迁移至三连，待洪水退去后再返回原地；立即组织一支打捞队，搜寻其余落水队员的下落。

队里的男队员纷纷自高奋勇，报名加入了打捞队伍，他们有的划着竹筏在水面上搜索；有的涉水在退了潮的河滩上寻找。先后用了一个星期

的时间才陆续将十一位队员的遗体找到。我们也随即赶到场部，亲自为她们更衣，亲自为她们入殓。由于七月份，天气高温炎热，十一位队友的遗体经洪水浸泡和山石撞击后，伤痕累累，难以保存，故没等家属到来，便将十一位队员的遗体落葬了。

当死难队友的父母、兄长来到茶林场，站在墓碑前时，他们悲痛欲绝，想到自己的儿女人生才刚开始，就遭到如此不幸。但他们都很理智，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儿女死得光荣。他们积极配合组织做好善后事宜，收拾起儿女的遗物，便回上海去了。

当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这十一位死难队友为抗洪抢险的烈士。1982年经上海市民政局重新审核，由国家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1999年上海奉贤滨海古园建成，古园领导决定在园内建一个英烈苑，并为黄山茶林场的十一烈士建了一个衣冠冢。2005年，又将十一烈士的遗骨从黄山茶林场的雀岭迁回上海，葬于滨海古园的英烈苑内，至此，烈士们终于回家了。

至今50年过去了，陶华、李笑牛、林晓薇三烈士的名字时常在耳畔

响起。

想当年，她们也是经过全市范围的层层选拔考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在学校时，她们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性格开朗，活泼亲和；要求进步，积极向上，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林晓薇同学，学习努力，门门功课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李笑牛同学性格豪爽，是运动场上的积极分子；李笑牛、林晓薇同学在学校时都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到农场后，她们没有因为父母亲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的待遇而气馁，而是立志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白天上山劳动，晚上还要学习毛泽东选集，阅读鲁迅全集等书籍。记得我们刚到农场时，队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每人只发定量的煤油，不几天，煤油就用完了，于是她们就点起蜡烛在蚊帐中看书。林晓薇同学曾在日记中写到：最艰苦的担子争着挑，最困难的事情抢着干，最危险的地方带头上。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李笑牛同学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将毛泽东选集四卷抄写了一遍。

至今50年过去了，陶华、李笑牛、林晓薇三烈士青春焕发的容貌时常浮现眼前。

如果她们没有死，可能与我们的很多校友一样，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从事外交、外贸工作，派驻外国使节，成为我国优秀的外交家；如果她们没有死，可能与我们的很多校友一样，是作家、画家、科学家、教育家……成为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果她们没有死，可能与我们的很多校友一样自主创业，在科技、金融、IT等行业，成为杰出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然而，她们却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令人叹息而唏嘘。

至今50年过去了，陶华、李笑牛、林晓薇三烈士的塑像依然在校园内伫立，她们依然是我们的同学，是我们的校友；她们依然是时代的英雄，是时代的楷模，她们那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如今我们已近古稀之年，她们却永远是19岁的妙龄少女，想起她们年轻朝气的脸庞，想起她们青春无畏的壮举。心中总有说不出的痛楚，总有诉不尽的感慨。



林晓薇同学



李笑牛同学



陶华同学



2009年黄山三烈士牺牲40周年之际，66届英语1班与法语3班的部分校友到滨海古园扫墓



李东
李笑牛烈士的弟弟。

怀念李笑牛

1969年7月中旬的一个炎热上午，空中弥漫着烧灼的气息，茶林场的几位领导和职工专程来到我家，带来了我的二姐李笑牛在7月5日与其他十位农场战友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壮烈牺牲的噩耗。这是继老祖母受到我父母被突然关押审查而病重身故、母亲受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后不久，我家在半年内又遭受的一个沉重打击。面对李笑牛的遗像，我和家人们悲痛万分，泪如雨下。

我们家共四个孩子，二姐李笑牛于1949年11月22日出生，生肖属牛。我的父母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干部，长期在新闻和教育领域工作，对子女的要求很严。二姐和大姐读中学时均在学校住宿，周末回家聚在饭桌上吃饭时，都要汇报学习生活的情况，凡有错误或不足，就会受到父母严肃的批评教育。

二姐在小学的成绩和表现都很出色，毕业后，经学校推荐和面试挑选，1963年9月，她跨入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大门，成为法语班的学生。上外附属外语学校是一所校风学风非常优良的中学，老师精心育人，学生勤奋向上。在二姐留下的学生手册上，能看到她认真检查自己各方面表现的小结，老师热忱和严格要求的评语。在这所学校里，二姐奠定了各种知识的基础，孕育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1968年9月，二姐到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四连工作，在这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集聚地，她经受了劳动的考验和心灵的砺炼，最终献身在青松红土的大山之中。

二姐是个乐观的人。她出生后经常啼哭不止，为此父母在她的名字中加了个“笑”字，希望她能笑对人生。果然，开朗乐观从此就一直与

她同行。她乐观地拥抱生活，任何新鲜事物都想去尝试。很小她就能翻墙爬树，也学会缝补衣服；学生时期她酷爱游泳，曾多次参加横渡黄浦江和长江的运动。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中，她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事。

二姐是个坦诚的人。她为人真诚，处事坦率。同伴受到欺负，她会挺身而出；对人有意见，她当面就说；发现自己有错，她能公开检讨。林晓薇家在外地，遇有困难和烦恼，她总是鼎力相助、倾心以慰，由此她俩成为情同姐妹的朋友，形影不离，生死与共。她象一块纯洁的晶石，透亮了自己，也映照了别人。

二姐是个要强的人。她事事要争先，越有挫折越不气馁。在中学读书时，她一度生病休课，学习成绩下降，老师着急，父母耽心。她憋着一口气，连续几周不回家，复读课文，



李笑牛在附中校门口

补习作业，成绩明显上升；到初中三年级，她获得了学校三好学生的奖状。在农场上山砍柴时，她被滚落的柴堆砸得头破血流，但她一咬牙，擦干血、忍住痛，坚持完成任务才下山。即便在文革中父母遭到重大政治冲击的时候，她也没有消沉，始终告诫自己，走好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二姐是个有追求的人。她不沉湎于物质条件的富足，最看重精神财富的拥有，立志要做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农场条件简陋、劳动繁重的情况下，她和林晓薇、陶华等人，点着油灯、减少睡眠也要坚持学习。她给家中写信，说山中湿寒需要护膝，但只要买最便宜的；有些书如能买到，请尽快寄来；还要求我和妹妹抓紧时间学习各种知识，为将来做好准备。有追求有理想，是她在危难时刻能够奋不顾身的根本动力。

弹指一挥间，二姐离开我们已



李笑牛（右）与陶华（左）在黄山茶林场

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来，中国大地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对历史事件予以新的审视；但可以肯定的是，甘愿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生命的烈士精神，如同跨越历史长河的彩虹，是任何时代都值得讴歌赞扬的。五十年来，李笑牛那纯洁朴素、朝气蓬勃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存在我们脑海，她那真诚坦率的性格、乐观积极的态度、舍身取义的气概，永远铭记在我们内心。

我们怀念李笑牛。



1968年毕业离校前林晓薇(后)李笑牛(前中)在附中校门外的铁路旁



王寅
上外附中1966届
法语班校友，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寄托哀思

笑牛，晓薇，陶华，我们来了！

今天，来这里缅怀并寄托哀思的不仅有同班同学，更有我们的老师、校友会老三届分会的理事们、附中的后辈学人和学校领导！

50年前，电波传来你们为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卷走年轻生命的噩耗，分散在祖国各地的我们无不震惊，悲痛欲绝。那篇报道你们英雄事迹的《黄山青松映丹心》激起无数人的感动，而我们反复端详报刊上你们青春的面庞，不由得一遍又一遍地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啊？

后来，我们在附中校园久久瞻仰你们的群像，在陈列馆重温你们的事迹，我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被你们撞击。你们的好战友张良月张康美一再向大家讲述你们在黄山的经历、你们最后时刻的悲壮，你们的善后工作……让我们无数次热泪盈眶。

如今，5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多半人生道路，早已不复当年风华正茂激情满怀。如今的我们，已大多两鬓白发。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了条条皱纹，更在我们心头刻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我们大多已退休多年，或颐养天年，或含饴弄孙。同窗中更有数位同学因病魔壮年辞别，与你们同在九泉之下了……

可以告慰你们的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虽然我们的一生没有多么大的辉煌，多么大的作为，但是，我们努力了，尽心了，和你们一样为古老神州伟大祖国付出了我们的青春、汗水和忠诚，因为我们有你们为榜样。

还可以告慰你们的是，半个世纪的岁月没有淡化我们的对你们怀念，你们在我们心中一如既往地情同手足。你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越

来越频繁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脑海。我们怀念你们，深深地，深深地怀念你们啊！

我们怀念笑牛清脆的笑声，晓薇睿智的谈吐；

我们怀念笑牛的豪爽执着，晓薇的温文儒雅；

我们怀念你们三位的刻苦勤勉，努力向上！

我们怀念和你们共同学习、生活、成长的点点滴滴，那可是5个365天真正意义上的朝夕相处啊！我们以我们的一生，以我们整整一生怀念你们！

你们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好伙伴，青年时代的好榜样，中年以后的精神伴侣，是我们一生的激励！可曾知道，你们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我们多么希望人生道路上有你们相伴，我们每一次聚会会有你们参加啊！

2002年，你们终于回到了黄浦江畔，于我们是一种近在咫尺的守望！

今年，是你们壮烈牺牲与我们永别的50周年！

今天，我们来了；片刻之后，我们又会离去。但是，相信我们，我们还会再来。我们会不断地来看望你们，直到我们老态龙钟，直到我们步履蹒跚……我们将以余生与你们相望相守！

安息吧，笑牛，晓薇，陶华，我们的好同学！

长眠在这里的所有以血肉之躯搏击1969年夏皖南那场特大山洪的烈士们，安息吧，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整整50年了。

亲爱的陶华、笑牛、晓微，

今天，我们都来了。

在这阴阳交接、生死相访的时刻，每一个生者都在与逝者对话。所有的岁月伴着泪水在心里静静地生还。我想说，这不是伤悲的泪水，这是记忆的小溪，是怀念的流淌，是感慨的释泻。就让我们的思绪如花一般地簇拥着你们永远的笑容。

我不伤心了，是因为我知道，你们18-19岁去了满目鲜花的地方。天国里，不再有洪水，不再有断桥……。可你们依然是灿烂如阳光，依然会清纯像雪莲。

我不伤心了，是因为站在这儿，我想到以后的每一天应该怎样度过。我们曾经的缘分给了我一生的动力。

愿我们一如既往的心心相印，永远永远……

愿今天的我们也都会去到那开满鲜花的地方。



萧玲玲
上外附中1966届
英语1班校友。

整整五十年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师生和烈士生前同学及亲属向烈士墓默哀



屠新方
上外附中1966届
英语1班校友。

献给十九岁的你

50年前，黄山脚下，山洪暴发，一条小溪变得狰狞，水漫过桥面，你和茶林场其他十个年轻人，为着抢救粮仓，勇敢去战斗。你们毫不犹豫地手挽着手，勇敢地跨过桥去。——桥断塌了，你们被山洪冲走了。

陶华，那年你才19岁，如花的年华，美丽的生命，被无情的洪水哗啦啦卷去，一去不复返。

你灿烂的青春从此凝固。

打开封存的记忆，你，陶华，19岁的笑脸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你充满活力的身影常常在我梦里出现。

你刚走的那一年，你像一个童心未泯调皮顽童，几乎每天都来找我玩耍。你纯朴的脸上露着笑容。我被梦境困扰，无数次惊醒。“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们从13岁起住校，同窗共处5年多。记得你曾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发动同学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我们每天早早起床在学校操场上长跑，每人每天跑步千米以上。你记录和累计公里数，计算能跑多远，去支援世界革命。你撑单杠，练得手掌心粘连、剥离下鲜血淋漓的肌肉，这一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你的坚韧和吃苦耐劳，在班里独树一帜，同样在茶林场里你也任劳任怨，干得响当当。

你踏上茶林场后，将你原来的名字“陶桂华”，去掉了一个桂字，你嫌“桂”字太花花草草，不够英武。其实，你就是一个花一样柔美和馨香的女孩。你一生都是。

我知道你不甘心生命如此短暂：人生刚刚起步，该做的还没有做，宏伟理想还在憧憬之中，我们还在频频通信，我给你写的信还在路上——。

然而，生死考验关头，千钧一发之时，你和你的同伴，做出了无私

无畏的选择，你们肝胆照人，荡气回肠。

一座断桥，从此将你和我们分隔阴阳两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从此凋零。

这是我第二次为你写祭文了。

第一次是在50年前，1969年“黄山茶林场十一个小英雄”事迹见报后，我悲痛地看到有三个是我们外语附中的。另外两位是三班的李笑牛，林晓薇。他们也是我们熟悉的老同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了悼念大会，我们这些在文革中已经四个面向的外语附中学生，被召集回来参加大会。我被推荐在大会上发言。记不清当时声泪俱下的我讲了什么，却清楚地记得我们共同呼唤着你们的名字，悲恸之余，寄托诗意的幻想：

明天，在万花丛中，将会看见你们的笑靥。

2019年，50年后的今天，陶华，你的老同学再次聚集在一起，来到从





作者（前排左）陶华（前排右）

黄山迁移到上海郊区的你们的墓碑前，为永远年轻的同学再次献上一束鲜花。这是50年后第二次为你写的纪念文字。

我们共同缅怀你，陶华。缅怀三班的林晓薇，她是那么优雅温婉，才华洋溢。我们缅怀李笑牛，她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活泼爽朗。你们短短的十几年人生，可以细细数算月份。三个同学中，林晓薇最小，只有18岁。

18，19岁，女孩子最纯真的年龄，鲜花一样的少女情怀。你们为着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光是一条长河，日日夜夜奔腾不息。50年的岁月，似弹指一挥间；50年的时间足以谱写一个千回百转的人生。

你们知道吗，经历了50年，在我们这些老同学中，许多人很优秀，出类拔萃。他们有的是学术方面的尖子，法律界的专家，有的是企业家或管理者，更多的是在外语教育，外贸，外经，外企，涉外行业里的精英。尤其在外交领域，从外交部长、

副部长，乃至驻外大使，总领事，各级外交官中都有我们的同学，一个个名字娓娓道来，都是你们熟悉的同学。上海外国语学校是外交家的摇篮，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然而，在这些功名成就的辉煌显赫面前，我们可以谈级别高低，论仕途长短，我们可以查看风云榜，我们更可以用详尽数据，统计撰写了多少著作、创造了多少技术指标甚至积攒了多少身家财产。我们可以用文字描述欢乐、爱情、享受、成就、智慧、学识和荣誉。但是我们能用数字计算出生命的价格吗？能用文字替代经历生命的丰富和意义吗？

我们无法用世俗的一切来比价生命。

给你们50年，也许你们做得更好。

这是在50年后，你的老同学相聚在此，为着你们崇高而赤诚的精神，为着你们无价的奉献，献上我们至高的敬意。

我们敬畏生命，从而珍爱生命。以生命的名义，永远怀念和敬仰你们。

唐楷茗
上外附中高一（2）班在校生。

曹源
上外附中高二（6）班在校生。

《青春颂》



曹：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二（6）班的曹源。

唐：我是来自高一（2）班的唐楷茗。

曹：一九六九年的夏天，黄山地区暴雨如注。连日的倾盆大雨诱发了特大山洪，奔腾的洪水如凶恶的猛兽汹涌而下，时刻威胁着宝贵的国家财产。李笑牛，林晓薇，陶华，我校三位优秀校友，当时正在黄山茶厂接受劳动锻炼；面对汹涌袭来的山洪，她们原本可以选择回头，逃脱厄运的魔爪；但这三个正值花季的女孩从来就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她们心系国家，心怀大爱，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毫不迟疑，奋力抢救国家财产，毅然用柔弱的身躯抵挡洪水的肆虐，最终献

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将青春永远定格在了那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永远留在了他们曾经奋斗过的土地上。

唐：而在上外附中花园的一角，就树立着这样一座雕像——《青春颂》。这是对三位烈士深深的缅怀，也时刻激励我们汲取她们的力量，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舍弃自我、奉献他人是中华儿女传承千年的品格，也是中华民族一次次赖以走出困境的精神力量。三位烈士的事迹，无疑正表现着这种无私奉献、集体至上的信念和一腔对祖国赤诚的热爱。她们用自我牺牲演绎了生命的崇高，谱写了一曲青春的悲壮颂歌。她们的人生宛如绚烂烟火，尽管转瞬即逝，却无比辉煌，无比撼动人

心。

曹:听到她们的故事时,我们或许会觉得,以生命的代价抢回几袋粮食和茶叶实在太不值得。但她们牺牲的意义远不止那么简单,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一种与国家同生死、共命运的信仰。一百年前,北大校园里一代有志青年赴汤蹈火,甘愿以自己的牺牲唤起国人的良知,他们向世人所传达的不是口号和标语,而是激励人心的爱国情怀和满腔热血。而三位烈士挺身而出的壮举,传递着同样可贵崇高的精神。她们的精神同样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她们的牺牲带来的一片哀思之中,凝结着的是再一次爆发的顽强生命力,她们传承下来的,是一杆沉甸甸的接力棒。

唐:这份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也正是时代所呼唤的。在日益浮躁的今天,我们正应反思,这份精神于我们有着何等意义。五十年之后,在三位烈士的纪念碑前,我们不仅追忆故去的校友,更不能忘记为国家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饮水当思源,正是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社会今日的和平与稳定;正是她们对祖国的赤胆忠心,激励我们奋发努力,日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作为一名附中人,我们都应该怀揣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班级、为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智慧和热情,谱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颂歌。这应是《青春颂》



的丰碑树立在此的意义,它不仅是深沉的怀念,更应是激昂的召唤。

曹:每年今日,全校师生齐聚在此,以静默与鞠躬表达对先烈的崇敬,用素雅的花朵寄托缅怀与哀思。而今年,正值三位烈士牺牲50周年,让我们用心体会她们的精神,用行动传递她们的力量,心怀感激,立志以前辈们作为榜样,不断前行。

责任与担当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



金立刚

上外附中1977届英语班校友，曾任驻美大使馆商务参赞，现为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合伙人兼中国公司董事长。

学校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当时的国家外贸部，被分配到地区三局二处（北美大洋洲处），成为美国事务的一名经办。当时的部长还是早在1925年入党的老一代领导人李强。我与他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是有一天上午，领导让我送一份材料去李部长家。尽管没有很多的对话，他的神情以及浓重的上海口音，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主管北美事务的王润生副部长也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接触较多，隔三差五还会利用午休时间一起下下象棋。经常在一起下棋容易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在中美建交前，王部长就曾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纽约生活过几年，因此对于美国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直到王部长进入杖朝之年，我们仍在一起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在具体业务方面，刚参加工作的我有幸参加过一些部门内部的小范围活动，其中一些会议的参与者包括我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先生以及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先生。在处理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湖广铁路债券案的过程中，亲身体会了他们两位以及老一代外交和法律工作者如何开展了一场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的我对于我国外交和外贸事业的最初感觉不是先前想象中外交官的靓丽风采，也不是什么外交报国梦想，而是一种非常

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日后有人拿老干部不懂外语说事的时候，我总是会忍不住站出来为老同志辩护。在老一代领导人的眼里，外交工作处处是大事，没有小事。对于这些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过来的人，这里是新的战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拥有的是自信和气场，是战略眼光。我参加过的对外会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由我方主导。从控制会谈节奏到掌握谈话分寸，都显得那么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他们说一不二，在重大问题上作表态时，对手甚至不敢当面反驳。他们为何能做到这样？就因为他们没有半点儿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们非常清楚，外交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人民的幸福。相比之下，那些虽然能听说读写外语但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只会顺着对方的“路子”前行的人又算是有什么本事？

我同样敬佩当年的那些“技术官僚”们。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体现的同样是对国家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点都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比我们许多人更多地了解国情，了解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什么。对外斗争既需要战略性思维，也需要战术性考量。前者主导全局，后者则安排和部署一些具体战役。两者缺一不可。



与美国原商务部长在一起

在中美两国建交后不久，当美国阿拉巴马联邦地方法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向中国政府发出传票的时候，特别是在法院最终判决中国政府完全败诉的情况下，国内相当多的人高调坚持主权至上，对于判决不予理睬。与此同时，以倪征燠先生为领军人物的一群技术官僚则主张利用美国法律大胆应诉，据理力争。通过对英美法系的深入研究，他们首先巧妙地利用对方在司法程序上的漏洞，成功地使联邦地方法院撤销了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原判。基于判例是英美法最核心的内容，他们又在其后利用案例法找到了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近似的判例，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该案胜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了中国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恶债不予继承”的国际法原则，从而避免了所谓“前朝烂账”可能给我国政府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多年以后，当我与曾经参与此案工作的美国著名律师 Eugene Theroux 先生一起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对当年的中方官员仍赞不绝口，表示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

彼此沟通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一批在对外工作中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府官员。

无独有偶，另一位被 Theroux 先生大加赞赏的中国官员是曾经担任过外经贸部副部长的佟志广先生。佟副部长早年代表中国进出口公司在美国市场打拼的时候，与 Theroux 先生有过不少交道。

佟先生在外经贸部担任副部长以及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首席谈判代表期间，我在他手下任美国处处长。跟他一起参加过对外谈判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感觉，即无论外方压力有多大都不会让人感到屈辱。相反，你会为代表国家而感到自豪和充满底气。佟副部长非常讲究对外谈判技巧。他从不回避问题。当对方用国际上公认的一些规则来压我方的时候，他既不会强词夺理，更不会让对方感觉我方理亏。谈判桌上编讲故事是他的拿手好戏。孔老夫子的“语录”更是拈手就来，无人能反驳。他经常说，要感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在谈判



与外校老同学聚会

桌上可以随时引经据典用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说明一些大道理。事实证明，这样做对谈判效果非常好。此外，佟部长还善于对外斗智斗勇。我还记得中美市场准入最后一轮谈判的经历。谈判地点在华盛顿美国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十月十日那天夜里十二点是双方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按美方相关国内法规定，如双方在此之前达不成协议，贸易战就将在午夜零时开打。双方都已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并分别对外公布了针对对方出口商品的报复清单。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对方为了压我方做更多让步，于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宣告休会，并表示双方很可能在最后期限前达不成协议。离开谈判间后，佟副部长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大使馆向国内汇报请示或内部开会协商对策，而是率我们几个代表团成员直接去了当地著名的商业街大摇大摆地散步。这让对方感觉从中方那里已没有更多油水可榨，因此晚餐前又把我们请回了谈判间。会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当天夜里十一点过后双方才最后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真正的贸易战。当今天

中美双方又一次因美方301调查而进行双边谈判时，尤其是在双方就一些根本不存在或不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的问题来来回回进行磋商时，很多人都在怀念当年的谈判高手。

这就是外交工作的意义所在。前人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事对外工作的人，须不断从中得到警醒。本人2001年离开机关后，就离开了外交岗位。但十几年来始终从事对外工作，也未曾忘记初心。一个人必须有责任感，人生更需要担当。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担当则是如范仲淹所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品格。老一辈对外交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是王磊，199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有人说我是不安分的外企高管，也有人说我是有赌性的孤胆英雄，于我内心，则自认算是个有情怀的非典型职业经理人。离开附中快要28年了，却仍然记得“中山北一路295号”这个门牌，仿佛与这所学校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连接。细细想来，“有情怀”、“非典型”这样的特质，应该是在附中时期就与我结缘的。

如果说三流的学校教授标准的知识，二流的学校培养规范的言行，那么在我看来，一流如我们共同的母校，她传递了某种精神特质。这种特质很难简单地定义，或许在单一的个体上演绎了截然不同的版本，看似没有关联，但确是这种特质多多少少定义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附中人。

收到母校老师的约稿，要我与大家交流多年职场生涯的体会，尤其希望能够对还在校园的师弟师妹们有所启发。率尔命笔，写下一些感念，不通达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舍得下沙洲，方可达彼岸

沙洲，是江河浅海中，由泥沙堆积而成的大片地面。沙洲有一个特点，在正常水位时露出水平面呈现广阔陆地，而高水位时则被淹没。职场一路走来，尚不敢说已经抵达幸福的彼岸，但一时安逸的沙洲还真的遇到不少。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涉外导游，在当时那真算得一份高薪酬的工作。做了三年之后，我隐隐地感觉到整个行业的衰败迹象：游客的素质层次越来越低，更多的外国人选择自由行。我开始思考，那会不会只是

一片沙洲，眼前是坦途，但终究只是滩涂？我想到了转行，机缘巧合进入了罗氏制药做了总裁助理。行政事务的工作本身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起点工资都不及做导游时的一半，但我咬咬牙做了职场的第一次转型，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拥有更多可能的平台，有路可以继续前行。

进入罗氏之后一年，我正在行政岗位上做得驾轻就熟、顺风顺水之时，遇到两个晋升的机会，一个是去负责整个罗氏集团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另一个是转岗去心血管产品市场部。前一个选择在很多人看来是顺理成章，而药企市场部的岗位对于没有任何医药背景的我来说，有种业余选手参加专业比赛，前途未卜的意味。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之前工作的经历让我更明确了未来的职业方向，那一次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后者。在很多人看来，我又舍弃了一条康庄大道，但于我而言，既然是大海的彼岸，那眼前的这片临时陆地实在无须过多流连。

此后在罗氏一做就是十六年，操盘过很多罗氏中国的产品，公司还有意调我去负责小的海外市场。人近中年，行业知识过关了，人脉早已打通了，收入也算是管理层级别了，当阿斯利康中国当时最大的事业部——消化、呼吸和麻醉业务部向我抛出掌门人一职的橄榄枝时，倒也曾有过些许的犹豫。我问自己：“这是到达了幸福的彼岸，还是因为一直忙于低头探路，脚下这片沙洲延绵得特别壮阔，以至于抬眼时望不到了尽头。”

当时阿斯利康中国消化、呼吸和麻醉业务的存量很大，但增长乏力，总部对于事业部掌门人的期望很高，又是一个富有不确定性但又极具挑战



王磊
上外附中1990届校友，现为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

——写在离开母校28周年之际——
无愧岁月，不负芳华

的机会。最终我认定自己的彼岸还在更远的地方，转身开启了新的征程。目前来看当年放弃的还真的只是一片辽阔的沙洲。

情怀契合，走出代理人困境

政治经济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问题叫代理人困境（Agency Problem），几乎每一个管理课程都会提及，大概就是说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做出有损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放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职业经理人为达成自己的职业目标而做出并非对公司最为有利的决定，延伸到下属之于上司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我读到的MBA课程里，教授介绍的解决方案叫“利益绑定”，比如给职业经理人公司的股票，让其利益与公司有更大的协同性。

曾经问过一个朋友，“利益绑定”英文怎么说。他告诉我，按照巴



王磊与英国首相

菲特的说法，那是“to have skin in the game”。我开玩笑说那我个人更欣赏的是“to have love in the game”，中文姑且称之为“情怀契合”吧。

我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不关心病患就不要从事医药行业，不认同企业发展方向就不要在这家公司任职。”有些人觉得我这是说着不痛不痒的官话，其实不然，这真是我这么多年职业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很多成功除了必要的运气外，支持我的是真正关爱病患、不做亏心事的朴素情怀。这种情怀，让我在至黑至暗的时刻里有奋起一搏的勇敢，在势如破竹的形势下有谨慎自省的淡定。真的，没有情怀的支持，人很容易失重。

我进入阿斯利康中国之后，尤其是这一两年所做的一些决定，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非典型”、看不懂。比如我力推在医院建立雾化诊疗室，让患有哮喘的孩子可以在舒适的给药环境里接受规范的治疗，但诊疗室里没有任何公司产品品牌提示物；比如我力主和政府合作，积极推动消化道肿瘤，尤其是胃癌的早期筛查，但其实对一个药企而言，早发现似乎没啥好处，因为用药最多的都是晚期患者；再比如我这些年一直主张药企创新，从传统卖药转型为利用物联网科技提供诊疗一体化全病程解决方案，也是很难看到超短期收益的做法。目前这些项目不仅为我个人和我的团队在行业中树立了品牌，而且已经证明或是对公司利润有可持续贡献，或能在行业变革中为企业赢得胜出的机会。仔细想一想，这些战略的背后都有一条“以患者为中心”的准绳。你会发现，一旦契合了这个情怀，一切

行为都有了依托，而且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会很容易地达成一致。

君子，精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我喜欢对我的团队说，君子要精于言而敏于行。

精，擅长也，讲好故事绝对是职场中的必杀技。在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机构中工作过的人一定深刻感受过内部沟通成本之高昂，也必能体会到善于沟通的人如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能够讲好故事的人，首先能降低沟通成本，其次可以提高自己意见被采纳的概率。讲好故事绝对不是瞎编故事，而是能够条理清晰地讲述事实和见解，把握轻重缓急，并能根据不同的听众灵活运用呈现方式、安排内容侧重。

我还是个小导游的时候就有人夸我能用英语把中国历史讲得生动、有想法、易于理解。回想起来，恐怕与我在附中练的童子功息息相关。我还清楚地记得学校特色的小班情景式英语教学，在我读中学那个年代绝对是绝无仅有、理念超前。英语课上，老师除了强调书本知识外，会尽量多地给我们机会大胆地用英语去讲述和表达自己的想法。日复一日，为我日后能够讲好故事，尤其是用英语讲好故事，打下扎实的基础。

敏，积极也，说得出做得到才能赢得口碑。记得我当年去面试罗氏制药的总裁助理时，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电脑，我回答“会”。其实在当时，电脑对我来说还是个新兴事物。走出罗氏写字楼，我第一时间冲进商店买了一台电脑，几乎是熬了几个通宵不眠不休地学习。最后去上班的时

候，我已经能把电脑文件处理做得有模有样了。

初到罗氏转型做市场的时候，我一时感觉跌到人生的谷底，没想到英语专业毕业的我面对一页医学英文资料竟然只能找出零星几个认识的单词。怎么办？积极地应对。有半年时间我几乎是每晚抱着医学英文字典入睡的。很快我就发现功夫没有白费，我终于可以与医学专家们无障碍地交流了。

结语

没想到许久没有舞文弄墨的我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

离开母校28年。回想当年的校园生涯，惭愧，学习上绝对算不得一个好学生，还因为喜欢带着一帮哥们儿做点“不平庸”的事情让老师们颇为头痛。现在想来未免有点胆大妄为、不通事理。所幸当年的老师并没有完全放弃我这样的学生，加之学校教学质量上乘，才能让我最终安然度过了高考关，并在大学里花三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能够成为上外附中的一份子，真是人生一件幸运的事。

进入职场25年。受过伤、流过泪，但坚决不做晚上会让自己睡不着觉的事；爬过山、潜过水，所幸还留着附中人精神里的清奇傲骨。幸福的彼岸似乎还在向外推移、尚未抵达，但总算能说一句“无愧岁月、不负芳华”。

我喜欢的滚石乐队有一首歌叫《Time Waits for No One》，在此谨祝各位师弟师妹怀着信念在青春的道路上一路飞奔，因为时间，不曾等待任何人。



赵雯婷

06届德语班校友，获慕尼黑工大博士学位，现任罗兰贝格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我在附中学会了独立自主地“没事找事”

还记得20年前第一次走进上外附中的校门参加招生考试时对这所学校的向往和考前的紧张心情。之后有幸能够在这所“神仙学校”度过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学会思考、树立价值观。如今走到世界各地，总是能遇上各行各业的校友们一起回忆当年的往事，言语中总是充斥着对母校的自豪感。不管是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后来踏入职场和社会，总听别人说觉得上外附中出来的学生和其他中学的有些不同。离开母校的时间越久，越慢慢能体会到大家的意思。这点不同不单单体现在大家的外语水平，更是我们在学习工作、为人处世时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

一直觉得自己的中学生活和同龄人比没有太多应试的痕迹。即使当年参加了高考，但还是觉得附中和其他各所名校比要“松”很多。还清晰记得附中的课余时间总是充斥着各类社团和校外活动。初中的时候除了学外语多花点时间，周末课业相对空闲，能参加不少校外活动。初三的时候，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努力准备考四校的时候，我们还有足够的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悠闲地听流行音乐看武侠小说。我就是在那时候读完了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直到备战高考的最后一年，才感觉到一些考试的压力。

如今回想反思，觉得这个宽松自由的教育理念正是上外附中“神”的地方。要知道，想多布置点作业让学生填满课余时间并不难，难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学生应有的文化教育，并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大家培养兴趣爱好、提高文化知识以

外的能力。无论是世界文化周、民族魂之类大型主题活动，还是各类社团活动、校刊杂志等的组织和运营，都完全由同学们自主推进。上学时每年准备德语剧目、主编校刊《红秋千》时伴随着整个学期的招稿、审稿、编辑、排版等至今都历历在目。正是这样，母校培养了我们自主自立、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点正是踏上职场和社会后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对很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也是最难做到的。

附中时这种课余时间几乎闲不下来，喜欢“没事找事”的生活方式也陪伴着我度过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校园生活。虽然德国的大学社团活动没有美国那么丰富多彩，但还是能找到几项我感兴趣的。再加上打工和寒暑假的实习，原来松散的德国大学生活也被排得满满的。专业为数学系的我从来没有为之后找工作打造“完美简历”的意识。当时只是觉得没什么特别专业对口的工作，所以只要放假都会在不同的行业实习，亲身体验一下工作环境。结果渐渐积累了不少经验，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成功过了罗兰贝格欧洲总部实习生招聘的三轮面试，敲开了战略咨询之门。

当时选这家公司，主要是因为它是一家德国公司，也是在第一流战略咨询界唯一一家起源于欧洲的企业。罗兰贝格老先生50年前单枪匹马建立公司，到今天全球50多家分公司，2400多咨询师。就算不是咨询界的神话，也值得敬畏。作为德语不是母语的我，其实没有想过能在德国一流的咨询公司工作。当时只是想做一份实习，了解一下这个深受大学生追捧的

职业到底是什么。

战略咨询能够接触到的前瞻课题很多，2011年就已经在为保险公司构建车联网战略。别说我这个还没毕业的数学系学生了，就是车辆工程这类科班出身，在学校里也未必接触过M2M (machine to machine) 信息通信这类课题在汽车上的应用。虽然只是实习生，但由于数学背景，还是被理所当然地分配到了预测后装车联网技术在保险公司被保车辆上应用的定量模型的计算任务。其实学数学的都知道，我们成天都是和希腊字母打交道，大学里根本就未见到过几个阿拉伯数字。所以这项偏应用和需要一定对专业领域理解的任务对我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挑战。凭借着面对问题的一步剖析和大胆假设后的小心验证，最后得出的结果不但客户满意，还帮助我得到了客户和罗兰贝格双方的入职offer。

当时面对投资银行、基金、报销售和战略咨询多条不错的事业路线，多少有些难以抉择。在做实习的时候自己又有“干一行爱一行”的倾向，觉得每个行业都还不错。最后我带着些许犹豫选择了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战略咨询。过去总是觉得这个职业只有说母语的人才有机会，而且和专业不是很对口。但另一方面，恰恰如此，我在咨询实习中的短短几个月得到的收获和成长远高于其他行业。

在罗兰贝格工作两年后，我决定回慕尼黑工大读博士。在不少人眼中，这一举动算勇气可嘉，甚至于不太能理解。我当时觉得自己在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后，又到了一个需要通

过其他途径充实自己的时候了。而攻读博士相对于MBA来说给予我更多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的机会。虽然毕业的风险更高，但也自由很多。这时我很庆幸自己选中了一个项目制的行业，一个项目做完后随时可以休职，读完博士复职也很方便。

在德国战略咨询界摸爬滚打将近7年之后，我申请了公司内调回大中华区上海办公室，也算是我向自己提出的新的挑战。回顾从附中毕业后走来的这一路，每一步都是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基础上“没事找事”地寻找新的挑战，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经历。这个在附中时养成的习惯或许会一直陪伴我未来的生活，并决定我的人生轨迹。





任逸
上外附中2006届
英语班校友，英
国特许注册税务
顾问，现任英国
德勤税务经理。

闲话伦敦

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奇妙，计划似乎永远也赶不上变化，因为命运号列车时常会带给你惊喜并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停靠。就好比，高中毕业申请本科时一心想着要奔赴美利坚，结果恍惚间却去日本度过了四年快乐的大学生活。再之后准备研究生申请时，又在最后一刻放弃所有的美国大学而决定去“看看伦敦”。于是乎，就在这不知不觉中，从学生到所谓的社会人，六年多的光阴让伦敦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我生活的城市，更是家是真爱。

Mind the Gap

有着155年历史的伦敦地铁，和很多其他城市现代化的地铁设施比起来，真真是老的不能再老的一个存在了。狭小拥挤的站台和没有空调的车厢不说，通风系统也是差劲得很，至于手机信号更是可望不可求的存在。如果你有幸在高峰时段人挤人的站台上突然感受到一阵温热的风迎面吹来，那么伴随着这阵风的一定是一阵比雷声更响亮的轰隆隆——毕竟老轨道老列车，运行起来没有吵只有更吵。面对伦敦地铁，伦敦人总是时刻准备着：下大雨时，很大的可能地铁会延迟会停运，因为雨太大容易导致积水淹没轨道，为安全起见地铁选择临时停运；天太热时，更大的可能地铁会延迟会停运，因为高温会导致轨道变形，为安全起见地铁还是要暂停运行；哪怕是风和日丽完美的一天，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历史悠久的伦敦地铁信号系统时不时地就会出个故障，就如同强大的工会隔三差五就要组织地铁员工罢工一般，让人见怪不怪了。

如果说以上种种硬件上的限制，还能让伦敦人时刻准备着，那么有一种防不胜防的“恐惧”则是在地铁站

台上、车厢里偶遇相识的熟人了。不得不说，伦敦人的社交恐惧是一种很可爱的存在。还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某一天早上，在站台上等车时遇到同样一起刚入职的英国小哥，眼神交汇互相认出对方的转瞬间，我真真切切地从他又大又蓝的眼睛里同时看到了慌张、犹豫、手足无措以及“哎，一大早怎么这么倒霉”等等复杂的情绪。一眼万年般的沉寂后是教科书般标准的微笑以及八股式的英式三连问：“最近好吗？”“周末过得如何？”“今天天气还不错”……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当初那个不得不强打精神和我打招呼的人，已然是我最无话不谈的死党之一，而我们关系亲近的证明，则是在任何一个早上的地铁里遇见对方时，既可以兴致勃勃天南海北地聊，也可以仅仅是站在彼此身旁沉默不语却依然不觉得尴尬的那份从容与自由。

Look Right, Look Left

众所周知，英国是个靠左行驶的国家。也许是为了体贴每天数以万计的外来游客和新伦敦人，伦敦市内所有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处，地上都会有白色油漆写的大大的字（“Look Right”或者“Look Left”），提醒行人过马路时车流将会从左面还是从右面而来。正因如此，过马路时是否需要张望脚下的字，便也免不了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老资格伦敦人的标准之一。而要论起一个人是否是地道伦敦人的根据之二，则多多少少有些不文明——红灯亮起时，您是乖乖地等待绿灯呢，还是一见没有车就大步流星的一“过”而就呢？

记得刚到伦敦时，伦敦人民横穿马路的技术着实惊艳了我一把，毕竟生长在上海的我从小就被“七不规范”教育不能乱穿马路。在伦敦，无

论是西服革履的绅士还是高跟窄裙的淑女，甚至推着宝宝的父母或者互相搀扶的老人，左顾右盼一下之后便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横穿马路，整个过程舒适自然得犹如在海德公园散步一般。平日里貌似慢条斯理的英国人在过马路这件事情上，实在是性急得不行。然而公平地说，虽然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我们看来自然是有碍观瞻的不文明行为，在英国却实实在在算不得违法违规。毕竟在这里除了高速公路和少数特殊道路上，法律并没有规定禁止横穿马路，大众默认的准则只是希望行人在穿马路之前能够看清楚左右来往的车辆，本着对自己及他人生命负责任的态度安全地过马路。与此同时，英国的司机们则是被要求要给行人让路的，只要经过人行道看见有人在路边等就得停下来。因此，常常在伦敦街头见到的一幕，便是过往的司机停车举个手示意要横穿马路的行人可以通行，而行人往往会点头致意然后一阵碎步小跑，“形式大于内容”般意思意思不耽误司机太多的时间快速过完马路，互相给彼此方便与体面。于是乎，在伦敦最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往往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本地人则常常是引人侧目“横行霸道”的那一群。久而久之，我也入乡随俗，加入了“霸道”一族。

Keep Calm and Carry On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说，“保持冷静，砥砺前行”这八个字的海报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反映了典型的英国人格：低调，勇敢，坚忍不拔。战争年代的英国人可以在被德军轰炸过的废墟上悠然地煮上一壶茶慢慢地品茗，而如今和平年代的英国人则更是将这样的精神运用到如火如荼的“脱欧？不脱欧？怎么脱欧？”的运动中去。

在写下这篇短文的几天前，我意外地加入了号称有一百万人规模之大的伦敦反脱欧游行人流中去。不同于一般刻板印象中对于游行的严肃性，伦敦人民的游行在表达自己诉求与希望的同时更像是一场同道中人的



狂欢。也正因此，才有了游行结束后周围酒肆餐厅的爆满。平日里社交恐惧的英国人手上一旦握有一品托啤酒，立马就能变身成为社交小达人，互相称兄道弟，你好我好大家好，仿佛相识已久、相见恨晚。哪怕下一次再相遇时，眼下的英国好兄弟也许依然会不知所措与你进行一轮英式三连问，但请相信此时此刻的他的确是与你肝胆相照的。

“为什么喜欢英国？”这是一个我常常被别人问起的问题。从2012年9月初次踏上这片英伦土地，这六七年间英国于我就是伦敦，伦敦于我就是英国，而伦敦又是这么一个可爱又有爱的地方，一个集各种肤色各种族群文化和各个阶级于一体的大杂烩。我不能打保票说这里所有的部分都完美和谐地融汇在了一起，但伦敦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至于脱欧不脱欧的，管它呢？太阳每天还是会照常升起，人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Keep calm and carry on!



姚素珍
上外附中1968届
西班牙语班校友。

红土地上的青春记忆

这是我十年前写的几篇小文之一，如今翻看，记忆依旧那样清晰，岁月依旧那样难忘……

今年的3月4日是我们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日，写了四篇小文章，以抒发心中之感慨。

红土地上的青春记忆 过年

在牛年吉祥、牛劲十足、牛气冲天的祝福声中，在亲朋好友杯盏交错的相会中，在听着别家点燃的鞭炮声同享节日喜庆的氛围中，牛年的春节过去了。可每年一次插队落户时的同学聚会总是最令人回味的。今年年初四我们相聚在秀家。

虽然当年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经历不堪回首，可刚一进门就要求清唱一首《红土香》，听说还在家练习了好几天。从大家打着拍子，专注倾听的神态中，可见下乡插队落户这段经历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这份情愫40年了还是那样的难以割舍。

秀告诉我说，不知道怎么啦，当年

的生活情景总像过电影似的在脑海里闪现，我何尝不是。

过年了，我忘不了在赣中小山村度过的那个春节。说实在的，当地老倌还是很厚道的，并没要求知青户春节中派人留守，可因为我们养了一头猪，得有人喂食，于是只好轮流在农村过年。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我和秀在那里过了个年。

春节快到了，老倌都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村里显得热闹多了。女的结伴走几十里路到附近公社的集市上扯布做新衣或购置些年货（我们下乡的公社除了几间满是煤油味和尿素味的小商店外，没有集市），男的用力地将煮好的糯米饭打成糍粑。孩子们则互相追逐着、嬉戏着；家家杀鸡宰猪、磨糯米粉、做米酒，缕缕炊烟随风在小山村上空飘荡着；请上门做新衣的裁缝“踏踏、踏踏”急切地踩着缝纫机的声音和着“沙沙、沙沙”的炒花生声竟然也那样的动听。……

听说我俩在这里过年，憨厚好客的老倌早早发出邀请，让我们去做客，日程一直排到了元宵，所以我们



当年插队落户村庄的全貌（摄于1998年）

也就不需要置办什么年货了。按当地的习俗，初一到十五只请男客，女客得安排在农历的下半月，请客时女主人是不上桌的，显然我们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那时村里没有电，更别说广播电视了。大年三十晚上，老倭们围坐在柴火堆旁烤着火，我同秀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聊着天……。

大年初一，鞭炮伴着“吱嘎”的开门声被点燃，我和秀还没起床，敲门声骤然响起，接着村里一拨拨老倭走马灯似地来拜年，互祝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万事如意！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被请到一家家当座上宾。老倭家的餐桌比以往丰盛了许多。不过早有耳闻，那大碗大碗的肉是不能动的，那整条的鱼也是看的，因为下餐和下次餐请客时还得由它们唱主角。在“吃吧、吃吧，不要客气”，“吃吧，蛋是自己下的，肉是自己的”热情招呼声中，在满桌宾客频频起立举碗互敬时，我们也感

受到了山村老倭浓浓的亲情！

春节时还有一则小插曲至今令我忍俊不禁。那是除夕夜，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我同秀的话题，原来有老倭给我们送来了刚磨出来的糯米粉。想着肆虐的老鼠，我们将糯米粉放进脸盆，又搁在大铁锅里，心想这下总万无一失了吧。可没料到，灶里烧猪食时残留的余温恰巧给糯米粉加了温，当第二天我们再掀开锅盖时傻了眼，糯米粉全变成了红色了！自然是吃不得了。得，人过年了，我们养的那口猪也不能怠慢了它呀。权当给猪加餐吧，谁知猪竟然也不领情，哼哼了几下，走得远远的，呜呼！

……

光阴如梭，40年了，从去年起，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都能接到来自千里之外小山村的拜年电话。听说如今村里的老倭也能吃完年夜饭，看春晚节目。物质条件好多了，真为他们高兴。衷心祝愿他们平安、幸福！



当年的石桥（摄于2019年3月）

HEC学生会竞选的喜剧



邢国樑

上外附中1977届法语班校友，1984年毕业于巴黎HEC商学院，现为法国外贸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元月，度完了为期两周的圣诞节假日，巴黎HEC商学院的学生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学习。当学生们陆续从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巴黎、外省或异国他乡度假回来时，HEC校园里还是一片萧瑟。

法国大革命时代共和党人把公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一月二十一日称为雪月，法国农民爱称它为农闲季节（Saison morte）。然而，对HEC商学院的学生来说，这却是一年中最高兴的节日——传统的学生会竞选将于一月九日晚上八点正式揭开战幕。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参加竞选的学生们早在上个学期放假之前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他们组成了好几个竞选小组，成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有的四处奔走，寻求企业的赞助；有的在紧张地排练节目，以求以新颖、独特的喜剧来吸引学生；有的则在筹划着怎样组织好这次竞选活动。

在正式开始竞选以前，一切工作都是悄悄进行的。竞选小组之间相互保密，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只要不在同一个竞选小组里，也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些学生来去匆匆的身影。

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一月九日晚上八点整，寂静校园中传来一声爆竹，它向全体学生宣告：HEC商学院1983年学生会竞选开始！顿时，食堂变成了竞选的战场，咖啡馆成了拉票的中心，教育大楼成了娱乐的场所。各竞选小组分别亮出旗号，精心准备了几个月的竞选计划

开始付诸实施，公布于众了。

那年共有四个小组参加学生会竞选。他们各有自己竞选小组的称号、执行机构、竞选纲领及竞选手段。由于大家事前都是暗中准备，所以，时间一到，各自献宝，竟无半丝雷同，包括小组的名称也都别具一格，如“天顶（Zénith）”“靡菲斯特（Méphisto）”“狄俄尼索斯（Dionysos）”“吹牛（Bidon）”等。

其中阵容最大的当推“天顶”小组（法语 Zénith，意为太阳升到最顶点的时候），他们在给自己小组命名时就豪气冲天，一副舍我其谁、胜券在握的架势。“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以寻欢作乐，毫无节制著称的酒神，该小组以酒神命名的寓意是明显的：一旦他们被选上，HEC校园的课余生活将会像这位大酒神那样，每天对酒当歌，人人快乐似仙。“靡菲斯特”是中世纪欧洲关于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一个真诚的恶魔，他将自己邪恶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不需要任何的怀疑，只需要对抗他，战胜他。“靡菲斯特”小组用这个魔鬼的名字作为小组的称号，也许是为了忠实地完成上帝赋予魔鬼的使命，从反面鞭策那些成功考进HEC的学子们，让他们能够尽快摆脱进校第一年会普遍出现的懈怠和贪图安逸的惰性，激励同学们更加努力。

蓝色烟幕弹

由于校方并没有正式同意停课竞选，所以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餐以后，我仍像往常一样去教室上课。令

我吃惊的是，当我走进教育大楼时，几乎所有的教室的门都不翼而飞了。别人告诉我，这是参加竞选的学生们干的。头天晚上，他们就把门给卸走了。贴在墙上的课程教室安排表也被一张很大的广告取而代之。

于是，我只得径直走到教务秘书处询问上课的教室在哪里。等我找到了教室，刚坐下来听老师讲课，就听见从走廊里传来一阵阵高声的音乐。幸好我们的教室离走廊中心较远，故课还能勉强上得下去。教国际经济学的西蒙（Simon）教授看到不少同学到了，高兴地说了句：“哇，我们还算幸运。”

话音刚落，“天顶”小组的成员身穿淡黄色运动衣，一起涌进了教室。他们一边唱，一边跳，有的替同学们收起了讲义，有的则擦掉了西蒙教授刚在黑板上写的讲课要点。“天顶”竞选小组的主席很友善地把老师拉出教室，请他到走廊里去喝一杯免费供应的饮料。等他喝完饮料，走回教室，教室里已空无一人，只有缕缕蓝烟在教室里弥漫。原来“天顶”小组临走以前在教室里点了一个蓝色烟幕弹。

更有趣的是埃雷尔（Hérer）先生的统计学课。埃雷尔先生是一个博学友善、为人亲切的老教授。他总希望学生们在他的课上能多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尽管这天他看到教室里只有稀稀落落的九个学生，还是决定按原计划上课。可他刚要开始写板书时，发现平时用的黑板擦不翼而飞，黑板边上只有一块不知道多久没有用过的干巴巴的海绵，无法使用，便转身出去到洗手间将海绵浸湿，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等他回到教室时，教室里只剩下桌子和椅子了。“魔鬼”们的“扫荡”把学生都拉走了。他只

得无可奈何地笑笑。因为他理解学生：这是他们每年一次的节日啊！

地狱旅行

课是没法上了。走廊里，教室里，到处都是各竞选小组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有魔术表演，有踩书竞走（手拿着讲义，脚踩着讲义上竞走比赛，赢者得奖），有放电影，有采宝比赛，有“地狱旅行”，有“钓鱼比赛”等等，不一而足。顿时使我想起小时候在上海少年宫过“六一”儿童节的情景，所不同的是，国内少年宫的活动是成年人给儿童准备的，而这里则是学生们自己给自己组织的。

“地狱旅行”是在教育大楼的地下仓库进行的。它是由“靡菲斯特”设计并布置的。出于好奇心，我和另一个同学径直走进了“地狱”的大门一通往地下仓库的一扇小门。步下楼梯，两个“魔鬼”让我们坐上平板车，“旅行”了半分钟后，“魔鬼”们把我们送到了拐弯处，告诉我们，“火车”到达终点，前面还有一段路程，因为没有“铁轨”，只能劳驾“旅客”步行。

我四处一看，漆黑一团，所能听到的只是从前面传来的略带恐怖的音乐。我抬脚摸索前进，刚走几步，一下子绊在一根木头上，幸好我抓住了一根柱子，否则，一定会摔倒在这个“地狱”里。虽然，这段路程只有二百米左右，但由于没有一丝光线，加上地上布满障碍物，桌子、椅子、铁筒、木箱、水泥包、纸盒、铁链条等等，还有一些“死胡同”，所以，得花约十分钟时间，才走到了靠近出口的一块幕布跟前。

我刚想舒口气，突然一声怪叫，从幕布后面窜出一个黑影，一下子



年初邢国梁在巴黎HEC商校上海校友会上

抱住我的双腿。我低头看时，他用打火机照在他那化妆成“魔鬼”的脸上，吐着舌头。虽然他身披红夹里、黑面子的长袍，脸上又画得青一块、红一块，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个“靡菲斯特”小组的成员。顿时，转惊为乐，不禁暗叹他们组织的这个活动，没有一点胆量的人是不敢冒此“风险”的。

在“地狱”出口处，为奖励参加“旅行”的勇士们，“靡菲斯特”小组的成员在那里摆了许多名贵的葡萄酒，同从“地狱”里“死里逃生”的男士们举杯共庆。品酒之间，我不禁问了他们一句：“你们是怎么想起组织这个游戏的？”他们告诉我，原来，他们小组中有一个同学，一次偶然走进地下室迷了路，费了好大的周折，方才找到了出口。于是，这次学生会选举中，“地狱旅行”就成了他们的一大创举。

咖啡馆的表演

每天的竞选活动由晚上的节目表演而达到高潮。表演一般在晚上八点半正式开始，但在吃晚饭以前，许多同学就早早地跑到咖啡馆占了位子。咖啡馆坐落在离学校食堂约五十米远的地方。一吃完晚饭，学生们就径直走到咖啡馆坐等节目的开始。还没到八点半，里面早已济济一堂、座无虚席了。

有些人来得较晚，只得爬到窗墙上看。节目表演是每个竞选小组的一个重要项目。节目表演成功与否，直

接关系到能否争取到选票的问题。因此，所有的竞选小组对此非常重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争取以最好的节目来获得同学的选票。

在竞选学生会的三天里，各竞选小组分别抢着到食堂为同学们盛饭端菜倒饮料，或献上一块餐巾，祝同学们“Bon appétit”（法国人吃饭前的习惯客套用语，祝你吃得香）。

竞选学生会的活动并不局限于这些娱乐方面，各竞选小组向每个学生散发油印的小册子，宣传他们的竞选纲领。有的小组许诺组织学生旅行社，有的小组许诺建立学生广播电台、建立录像电影系统、出版月刊，有的小组许诺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以活跃学校的生活等。

竞选活动一共进行了三天，第四天中午开始投票。选举分两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最多选票的两个小组有资格参加第二轮投票。结果，“天顶”小组以其严密的组织工作、精湛的文艺节目、丰富的竞选活动及诱人的竞选纲领，连续在二轮选举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驻了学生会。

目睹学生会选举这热热闹闹的三天，使我感到在组织这次竞选中，HEC的学生们所显示出来的想象能力和组织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全球商学院中的翘楚——巴黎HEC商学院的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竞选活动，对他们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现代工商企业界面临的竞争之激烈，需要未来的企业经理们能有丰富的想象力、果断的决策力和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会选举的意义可能更为深刻，它绝不仅限于表由上看起来的“娱乐”，而是对未来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一种特殊的训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黄山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仪式



图1 3月20日下午，在上海外国语学校艺术中心隆重举行了“黄山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仪式，学校全体党政领导参加纪念大会活动。图2 烈士生前好友代表张康美发言 图3 李笑牛弟弟李东发言 图4 烈士生前好友代表萧玲玲发言 图5 会场上的学生代表



封面：上外附中新校景之一——黄山三烈士塑像
封底：上海奉贤滨海古园英烈苑内十一烈士群像